

女士唱起布鲁斯

50周年纪念版

[美] 比莉·哈乐戴 威廉·达夫蒂 著 张玮 译

Billie Holiday
William Dufty

Lady Sings
the Blues
The 50th-
Anniversary
Edition

非
外
借



河南大学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Lady Sings the Blues

女士唱起布鲁斯

[美] 比莉·哈乐戴 威廉·达夫蒂 著 张玮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士唱起布鲁斯 / (美) 比莉·哈乐戴, (美) 威廉·达夫蒂著; 张玮译. —郑州: 河南大学出版社,

2017.3

ISBN 978-7-5649-2729-5

I. ①女… II. ①比… ②威… ③张… III. ①比莉·哈乐戴—自传 IV. ①K837.1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7431 号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,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, LLC..

Lady sings the blues

Copyright © 1956 by Eleanora Fagan and William F. Duffy.

Introduction Copyright @ 2006 by David Ritz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X by HNUP

All rights reserved

豫著许可备字 -2016-A-0155

书 名 女士唱起布鲁斯

作 者 [美] 比莉·哈乐戴 威廉·达夫蒂

译 者 张 玮

责任编辑 刘淑颖 刘立尧

责任校对 乐 华

封面设计 周伟伟

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: 450046

电话: 0371-86059701 (营销部) 网址: www.hupress.com

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 张 7.875

字 数 144千字 插 页 4

定 价 3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BILLIE

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

HOLIDAY

with William Dufty

目录

- 001 序言 (戴维·里茨)
- 013 第一章 另一个春天
- 029 第二章 昨日幽灵
- 043 第三章 把城市涂红
- 055 第四章 如果我的心会说话
- 066 第五章 在生活中找点乐子
- 071 第六章 一切都会变好
- 080 第七章 早上好，心痛
- 089 第八章 轻装上阵
- 104 第九章 街的向阳面
- 115 第十章 头顶的月亮在笑我
- 120 第十一章 无法开始
- 127 第十二章 妈妈的女婿
- 135 第十三章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

- 142 第十四章 渡过难关
- 145 第十五章 不变的故事
- 150 第十六章 不想开口
- 155 第十七章 不知该何去何从
- 162 第十八章 独自旅行
- 175 第十九章 我挺了过来
- 184 第二十章 坏男人
- 190 第二十一章 太阳在哪里？
- 200 第二十二章 我必须得到这个男人
- 210 第二十三章 我梦想的生活
- 226 第二十四章 上帝保佑孩子
- 237 比莉·哈乐戴聆听指南：来自一个歌迷的推荐

序 言

戴维·里茨

我喜欢这本书。

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，我只有十三岁，当时正为爵士乐着迷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它。现在我六十二岁了，还喜欢着这本书，上个月我又读了一遍，这可能是第五十次读它了。我非常庆幸有这本书的存在，不仅是因为它字里行间的酸楚之美和朴素直率的跃动诗意，而且因为它让我如此靠近比莉（Billie）。除了她的音乐和她的照片，我从没见过比莉本人。而这本书的出现却改变了我的

人生。

比莉的音乐是父亲推荐给我的。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，我对父亲说，比莉好像就坐在厨房的桌子旁，面对面地给我讲她的故事。但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封面上的一句话：威廉·达夫蒂（William Dufty）据记述整理。

“威廉·达夫蒂是谁？”我问父亲。

“写这本书的人。”父亲解释说。

“不对，是比莉写了这本书。”我说。“她是书中那个对你说话的人。”

“我不敢肯定比莉是否具备写作这本书需要的文学技巧。是达夫蒂采访了她，然后用她的口气写了这本书。”

“他去了她家吗？”

“我认为他去了。这是他的工作。”

“哇，这正是我想要的工作。”

五十年后，我也在干着同样的事情。

三十年前，当我开始从事影子写手这份倍受误解和低估的工作时，把两本书当作我模仿的典范，一本是《女士唱起布鲁斯》(*Lady Sings the Blues*)，另一本是《马尔科姆·艾克斯》(*Malcolm X*)。如果不是因为看了这两本书，如果不是因为威廉·达夫蒂和亚历克斯·黑利(Alex Haley)在书中巧妙而神奇地传达出比莉和马尔科姆的真实声音，我将不会明白这样做的重要性，也不可能使书中的那些艺术家变得鲜活真实。

这本书迎来了五十周年纪念，值得庆祝，因为本书中保留了比莉真实的声音。尽管这本书曾经遭受严厉的审视、怀疑和批评，而它依然长盛不衰，因为它拥有最值得人钟爱的品质：情感力量，这正是本书吸引人的地方。就像比莉的音乐，这本书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喜爱。现在的我不是一个作家，也不是一名学者，而是作为

一个歌迷为这本书献上我的赞美。作为一个歌迷，我希望所有现在爱着这个神秘而又才华横溢的女人，还有肯定会爱上她的歌迷们，都能读到这本书。

比莉有幸被一群勤奋的学生和学者们围绕着，他们致力于研究她的生平，书写她的故事。每个人都怀着极大的热情，试图去解释她盘根错节的艺术和生活。每个人都是从听到她的音乐和看到这本书开始的。尽管这本书被指责为失实扭曲，但却仍将是——而且永远是任何人研究比莉的起点。不管你是否喜欢，这就是比莉看待自己的方式。

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这本书的相关背景：

1947年，比莉遇到了梅莉·巴塞洛缪（Maely Bartholomew），她是演员弗雷迪·巴塞洛缪（Freddie Bartholomew）的妻子。梅莉不但和比莉成了好友，有一段时期还帮助她管理事务、安排演出。五十年代，梅莉再婚，她的第二任丈夫威廉·达夫蒂是《纽约邮报》的记者和编辑。威廉也成了比莉的密友。事实上，比莉还是梅莉和威廉的儿子贝文的教母。1954年，比莉开始和威廉合作撰写自传。1955年，书的大纲和第一章送到双日出版社的编辑比尔·巴克（Bill Barker）手中，比尔立刻买下了版权。1956年，这本书正式出版，每本售价3.75美元。威廉和比莉一开始将书命名为《苦果》，但比尔认为太过消极。经过一番协商，书名最终改为《女士唱起布鲁斯》。在出版的第一年，这本书就惊人地销售了一万两千册。同年，比莉的经纪人诺曼·格兰茨（Norman Granz）在他的神韵唱片

旗下，为比莉推出了一张同名专辑，同名主打歌由赫比·尼科尔斯（Herbie Nichols）和比莉共同创作。这一年的11月，比莉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演唱会，吉尔伯特·米尔斯坦（Gilbert Millstein）在现场朗读了书中的片段。

一个名叫琳达·屈尔（Linda Kuehl）的女士听了这次演唱会的唱片后，大为感动。在七十年代，她采访了差不多一百五十位认识比莉的人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资料。可惜，琳达还没有写完比莉的传记就自杀身亡了。其他的作家——有的利用了琳达的研究资料，有的则没有——也陆续出版了关于比莉的书籍。它们是约翰·奇尔顿（John Chilton）的《比莉的布鲁斯：比莉·哈乐戴的故事1933—1959》（*Billie's Blues: The Billie Holiday Story 1933—1959*），约翰·怀特（John White）的《比莉·哈乐戴》（*Billie Holiday*），罗伯特·奥·米利（Robert O' Meally）的《多面比莉·哈乐戴》（*The Many Faces of Billie Holiday*），斯图尔特·尼科尔森（Stuart Nicholson）的《比莉·哈乐戴》（*Billie Holiday*），唐纳德·克拉克（Donald Clarke）的《希望飞上月球：比莉·哈乐戴的生活与时代》（*Wishing on the Moon: the Life and Times of Billie Holiday*），法拉·贾斯明·格里芬（Farah Jasmine Griffin）的《寻找比莉·哈乐戴：如果不能获得自由，那就变作一个迷团》（*In Search of Billie Holiday: If You Can't Be Free, Be a Mystery*），茱莉娅·布莱克本（Julia Blackburn）的《和比莉在一起》（*With Billie*）。

有些学者抱怨比莉是为钱才写了这本书。好吧，比莉也是为了钱才唱歌的。从恩里科·卡鲁索（Enrico Caruso）到雷·查尔斯（Ray Charles），每个人都一样是为了钱而撰写自传。学者们会这么说，是想暗示比莉对金钱的需要盖过了文字上的诚实。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有些道理，但是书中确实充满了迫切的述说和不可否认的激情。比莉的讲述不是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，无论是谈到她可怕的童年、母亲、爱人，还是对音乐、海洛因、刑事司法体系的态度，你都能感受到是她本人在书写着一切。她正在打开她的心扉，因为她必须这么做。

还有人指责比莉写这本书是为了拍一部以她为主角的电影。对于一个用电影明星比莉·达芙（Billie Dove）的名字给自己重新命名的女人来说，这个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，尽管十六年后好莱坞才推出同名电影。除了音乐还算可圈可点，这部电影并不成功，但它也实现了比莉的长久愿望：让她的传奇得以流传。事实上，这部电影让她的传奇得到更广泛的传播，收获了更多的国际观众。她的书也收到了同样效果，让人们能更容易地去了解她和爱戴她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。

还有人指责比莉歪曲了事实，书中的内容相当地不准确。事实上，学者们对一些重要的内容进行了论证，可以看看尼科尔森、奥·米利、克拉克书中列举的一些例子。但是就像法拉·贾斯明·格里芬对这本书所做的善解人意的解释，“不应该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讲述真实故事的作品，而应该把它视为比莉的一场个人表演。”

格里芬还指出，这本书每一章的标题都来自比莉的经典歌曲，这些都是理解这本回忆录的关键。她的回忆录就是一首歌，一首长长的即兴，就像她演唱的每一首歌一样真实而又伤感。她的音乐就是她真实的自传，反之亦然。

比莉的音乐有时清晰有时模糊，有时痛苦有时甜蜜，有时积极有时消沉，有时自信有时矛盾。这本异常坦白的书也是如此。事实上书中坦白的事实并不总是无关紧要。比莉不是为历史学家或音乐学家而写。她写这本书的原因和她唱歌的原因如出一辙，那就是表达情感。我们应该用评价她音乐的标准来看待这本书：她抒发的感情是真的吗？显然，她沉迷于制造神话。所有的自传都是如此创造出来的。不管我们是圣·奥古斯丁（St Augustine）、卢梭（Rousseau）、蒙田（Montaigne），还是马尔科姆·艾克斯，我们书写自己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表面的真实，而是想要建立一种隐喻的真实，一种深层次的真实，能带给人信念与激励的真实。

最后，还有人作者的身份提出质疑。评论家怀疑比莉是否撰写了这本书。有人说这本书只不过是威廉对一些旧采访的拼贴。我读过大部分关于比莉的采访，所有的材料加起来恐怕连半本书都写不出来。《女士唱起布鲁斯》这本书中有很多从未披露的材料，足以反驳这样的指责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对谁是作者和书中内容的指责并不是重点。很明显，威廉得到了比莉的信任，比莉也向威廉敞开心扉。她的弱点表露无疑，这是所有回忆录可信的关键。不管比莉和威廉的访谈是如何进行的，比莉在书中的声音就像雨水一样真

实。作为叙述者的比莉，她那戏剧性的表达简直就是个奇迹。

根据我长久以来的经验，任何一本两人合写的书中的“我”都是一种难以解释的迷团。你说话，你提问，你录音，你记录，你写作，你编辑，你修改。在这个不科学的过程中，最有价值的就在于“阅读”。空谈不如实践。一章又一章，一段又一段，《女士唱起布鲁斯》中充满了这种实践。

她的语言总是那么新鲜，描述也特别有趣：

“如果我不得不去演唱《橱窗里的小狗》(Doggie in the Window)，我也能唱好。”比莉写道，“但如果要我去唱《我爱的男人》(The Man I Love)或是《波吉》(Porgy)这样的歌，那比我坐下来吃一顿中国烤鸭还要容易。再说我真的爱吃烤鸭。”

再来看看她是怎么写莱昂内尔·汉普顿(Lionel Hampton)的妻子兼经纪人格拉迪丝(Gladys)的吧：

“那个时候，汉普顿和格拉迪丝连买瓶香槟的钱都没有。而现在格拉迪丝却有许多顶价值二百美元的帽子。这个女孩是个帽子收藏狂。但她是经过一番辛苦才挣到这些包头软帽的。”

在提到一个报业集团的女继承人时，她这样写道：“每次她擤鼻涕的时候，又多了一笔战利品。”

在介绍与她合作的白人乐团领队阿蒂·肖(Artie Shaw)时，她写道：

“别跟我提那些所谓的先驱小子，说什么当他们坐着带篷货车

上路时，山上还到处都是北印第安人。1937年我就已经跟着十六个白人老猫去了西部，里面有阿蒂·肖和他的那辆劳斯莱斯，当时山上还到处都是白人乡巴佬。”

在提到纽约音乐人的处境时，她这样写道：

“你穿着白绸裙，头上别着栀子花，和一帮伙计赶无数公里的路，却连点甜头都尝不到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继续待在种植园里干活。”

对于自己留给世人的那幅简单有力的自画像，她是这么描述的：

“在战争余下的日子里，我主要在52号大街的俱乐部演出，有时也会去其他街上的俱乐部。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穿白色的裙子配白色的鞋子。每天晚上，歌迷都会送来白色的栀子花。”

我喜欢《女士唱起布鲁斯》的语言，也喜欢她描写二十年代在巴尔的摩的生活，纽约和洛杉矶的回忆，二战前后发生在爵士界的故事。还有她笔下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爵士人物：埃塞尔·沃特斯 (Ethel Waters)、萨拉·沃恩 (Sarah Vaughan)、本尼·古德曼 (Benny Goodman)、奥逊·威尔斯 (Orson Welles)、莱斯特·扬 (Lester Young)、鲍勃·霍普 (Bob Hope)。当然还有她的母亲——“公爵夫人”，整本书都能看到她的影响。我喜欢比莉的幽默，理解她的愤怒，也被她的坦白所鼓舞。“比莉女士是一个勇敢的女人。”非常了解比莉的歌手卡门·麦克雷 (Carmen McRae) 有一次对我说。《女士唱起布鲁斯》就是一部勇敢之书。

1959年,《女士唱起布鲁斯》出版三年后,四十四岁的比莉去世了。关于她吸毒成瘾的传闻没有得到证实。威廉·达夫蒂后来又与格洛丽亚·斯旺森(译者注:Gloria Swanson,电影《日落大道》的女主角)结婚,并撰写了一部反对过度食用糖的专著《忧郁的糖》(*Sugar Blues*)。威廉·达夫蒂在2002年去世,享年八十六岁。虽然比莉和威廉都已过世,但是他们的合作并没有随之消亡。在《女士唱起布鲁斯》出版五十周年之际,我对这本杰作的两名作者表达深深的敬意。我感谢他们用音乐般的文字讲述了一个用音乐战胜痛苦人生的故事。比莉用这本书和她的唱片继续滋养着我们的灵魂。她是我们的折翼天使,她的声音永远不会消逝。

戴维·里茨(David Ritz):著名传记作家、影子写手,曾与多名音乐家合作撰写自传。包括雷·查尔斯(Ray Charles)的《兄弟雷》(*Brother Ray*),B·B·金(B. B. King)的《我的世界,我的布鲁斯》(*Blues All Around Me*),埃塔·詹姆斯(Etta James)的《愤世人生》(*Rage to Survive*),巴迪·盖伊(Buddy Guy)的《布鲁斯往事》(*When I Left Home: My Story*)等。

译者注:本序言为2006年《女士唱起布鲁斯》五十周年版序言

